

滇南文略



08585

滇南文畧卷十八目錄

序

初刻杜氏通典序

陳希夷像贊序

贈王通守序

送舒通守序

雞足山別王屋山人序

送嶲山楊太守考績序

代送元岡馬大夫之任序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滇南文畧

卷六

目錄

升庵楊太守六十序

送趙學使參蜀政序

送孫太守序

送太和令劉君遷守順州序

升庵七十行戌稿序

副使魏材楊公平武定諸東序

平南集序

守備陳君善職序

看山樓鄉耆燕集序

送方伯佐使獅岡陳公述職序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送思梅顏君序

李元陽

送莫丹厓郡守述職序

李元陽

送莫丹厓郡守考滿復任序

李元陽

滇南文畧

卷六

目錄

二



送莫丹厓郡守述職序

李元陽

送莫丹厓郡守考滿復任序

李元陽

送思梅顏君序

李元陽

滇南文畧卷十八

萊陽初頤園

兩先生鑒定

河陽段

琦魏肇參訂

吳縣潘芝軒

保山袁文揆時亮

全纂

蒙化張登瀛翹岱

江都蕭霖雨垓評閱

阿迷楊輝文甯遠校訂

明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保山石瑄陽德全校

序

初刻杜氏通典序

李元陽

唐杜祐作書二百篇為網凡八曰食貨曰選舉曰職官曰禮曰樂曰刑曰州郡曰邊防序第相因之旨斯在矣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一

通篇以治術二字作骨

敘作通典之所緣起與通典一書之有用數語已盡

按唐書本傳祐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精於吏治不事儼察相民利病而上下其計賦君子稱祐治術無缺云先是劉秩據百家伴周六官法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瑄稱其才過劉向祐以為未盡因廣其缺參益新禮為三百篇題曰通典夫其事覈其理密其識精其言約以詳其見直而達其取類邇而測量遠豎儒後生有能手其編而誦之斯可以談當世之務而施於有政矣顧四方無刻本學士大夫轉相抄錄寢以訛外窮鄉願學之士希澗不得見者或終其身嘉靖丙戌元陽獲讀中秘書手錄一編篋之遊行四方蓋無一日離吾目下丙申以

議論正大  
筆勢廉悍

不盡低徊  
愴歎

收束謹嚴

御史按閩。乃謀於福州守胡君有恒。聚諸生十有四人。於學官較梓以傳。夫科舉之業。將以明體達用。以教天下。乃業者不尚本實。而務誇侈。於是廣彙標之書盛行。今日之冠。言日出。天壞人心。術正坐此。於天下士有誦所不當誦。習所不必習者。博而寡。要耗其心力。而於當世之務。往往正牆面而立。吁。可哀也。鄭夾深作通志畧。而通典廢。馬端臨作文獻通考。而通志隱殆。猶少隋珠。曰。何不為巨齒之盈庫也。噫。其亦弗思甚矣。余為此懼。故輯諸儒經務之論。凡若干首。附次於編。以徵通典為經國之要。異乎鄭馬之譏矣。

典要質實羽翼之功不少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二

世傳此爲希夷陳圖南之像。都邑人競觀之。遂徧海內。按宋史本傳。圖南名搏。亳州真源人。日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覽成誦。悉無遺忘。頗以詩名。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爲樂。初棲武當山九室巖。服氣辟穀二十餘載。移居華山靈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必百餘日不起。周世宗顯德三年。召至闕下。留止禁中。復放還山。薦加存問。宋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覲。上益加禮賜。號希夷先生。上與之屬和詩賦數月。賜紫衣還山。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端拱初。忽謂弟子張德昇曰。汝可於蓮花峯下。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憇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手書表奏辭朝。如期化形於谷中。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所著有指玄篇八十一章。三峯寓言。高陽集。釣潭集。行於世。指玄篇發明太極之旨。最爲詳密。洛陽种放來華山。謁先生。得太極圖及辟穀之術。遂聚徒講學。濂溪周茂叔。太極圖蓋本於此。劉後村詩曰。濂溪學得自高僧。高僧者號清溪。其學出於种放。嘗居永之月巖。濂溪訪之。僧曰。再讀書三年。乃來。濂溪如其言。再至。與語。僧曰。須靜坐三年。乃來。又如其言。再至。惟見案上。

畫一太極圖。僧已不知所往矣。濂溪遂居巖下。元學士  
虞集。又謂康節先天之學。實出於希夷。然則希夷之爲  
儒宗。彰彰明矣。而儒者以其入山不出。目爲羽流。殊不  
思道一而已。豈有二哉。贊曰。觀於無始。入於重玄。演而  
爲圖。則名太極。取數皇極。則名先天。乾坤之秘。微公奚  
宣。羲皇之奧。微公奚傳。老子猶龍。孔聖所詮。吾於先生  
曰。惟其然。濂溪康節。孰爲之先。曰。無師承。烏知二賢。烏  
乎先生。天畀斯全。千載一人。彌久彌妍。

前半敘事詳瞻後半斷制謹嚴

滇南文畧

卷夫

序

四

鐵柱

洞中時弊

追魂攝魄  
之筆不止  
刻骨三分

皆近代上  
二等官樣

斷得老

日講指畫  
純乎經義

隨手作波  
即收繳上

贈王通守序

李元陽

廉吏不恒有於天下者。儉不足也。今夫做衣癯貌。觴冰  
豆蘗。常祿之外。一毫不以入其私。此世之所謂廉吏也。  
及夫承挹貴勢。結納兵旅。則取諸民。以致其贖。縛甚或  
破長格。越宿例。巧迎逆推。百方糜費。以邀一時眄睐之  
譚。出謂彼民曰。吾不爾索已矣。爾之費烏可以已乎。退  
又謂人曰。吾惟不私吾橐。即日費無算。於廉乎何傷。又  
有以避嫌為廉者。卽一啓齒。一投足。可以為生民利者。  
一切逃之。若將浼焉。又有以潔已為廉者。隄防止於其  
身。而胥吏信信以噬彼民。則曰。吾一身不染足矣。一身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五

之外。吾安能關鑰之哉。夫是三者。皆不得謂之廉。夫廉  
者。儉之至。奢之反也。儉者不私一物。今之儉者。小有利  
害。則自私之念。崢嶸於其中。或至病民以媚世。是猶不  
免於奢。安在其能儉也。古之人。一介不以取人。一介不  
以與人。可謂廉矣。至其為心。則一民之饑。猶已饑之一  
民之寒。猶已寒之一夫。不被其澤。若己推而納之溝中。  
甯空乏其身。苦其筋骨。不忍一日肆然於饑寒。無告之  
上。蓋無所為而為者。以此立身。卽以此敷政。有所為而  
為者。律身則然。而敷政則否。噫。此古今人之所以懸絕  
也。試思財者。民之心也。吾之所為。廉於吏者。恐傷民也。





五行文字  
曲盡官態

士君子之立於天下。不貴有昭昭之節。而貴有冥冥之行。夫士之方仕也。矜名檢重。然諾策策。礪鈍毅然。以古人自期待。有不屑一世之心。及其境變。遇殊事衰。勢去於斯時也。乃不委於消息盈虛之運。遂一弛其曩日之所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污出。迴視其初。有如隔世。人之觀已。蓋成兩人。此豈其勢然哉。其初之所修。飭將以求其所大欲。而非其本心也。是故勢利去而忠衰。於君嗜欲得。而信衰。於友。嘻道不明於天下。士以聲利相欺。其弊固至此哉。平田舒君。以蜀之雙流。令通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七

又從品秩  
上發議論  
變幻不測

守大理郡。通守雖異於令。然階級不甚相遠。舒君在雙流五年。蓋經御史薦已至再矣。國家之制。凡郡縣七品官。經一薦者。例得取京貴。非臺諫。則六品之屬也。獨舒君不得京貴。而得六品半刺。人謂君位不當。才自是將弛其操乎。六品無京貴之望。無乃綴其志乎。乃舒君益自砥礪發憤。不以遠臣自菲薄。人方以此賢之。會有蜀檄雙流。一怨家所譏。人謂舒君特立獨行。孤貧寡助。行且不利。其操其志。尙望其有終乎。而君坦然一節自聞。檄以至罷官。既歷寒暄。取予之際。秋毫無玷。嗚乎。凡今享有鍾鼎之貴。招權納賄。惟日不足。君以郡邑小臣。顧

有聲有色

斤斤焉。自拔於聲氣之外。然則官之崇卑。勿論也。兵法曰。戰北而旗不靡。轍不亂者。有將焉。以君之清心。自將敗者。官也。其不敗者。我也。吾苟不敗。雖千萬人。吾往矣。然則事之敗與成。可勿論也。郡大夫偉君之行。載酒崇馘。寮吏餞之於郭門之外。逸史李元陽為之辭。吏揚解語曰。君歸其廬。不愧屋漏。以儀型其鄉人。大夫有望也。爵三更而別。舒君名魁。別號平田居士。

勢利去嗜欲得兩言可作箴銘

按志舒公名魁。思州舉人。嘉靖間。任以清慎名。祀名宦。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八

雞足山別王屋山人序

李元陽

原評

黃華老人

占藻洋溢  
妙趣橫生

山川之雄。散在天下。極遊觀之趣。其道有二。一曰絕累。二曰假任。百錢掛杖。寄蹤五岳。此謂絕累而遊。披繡雲而餌丹藥。朝姑射而暮蓬瀛者。不與焉。非惡而逃之人。生短晷。知未待也。萬里一官。不求厚祿。此謂假仕而遊。跡崆峒而施朱綬。朝承明而暮清謁者。不與焉。非惡而逃之。人生有分。知不可求也。雞足山在天下之西南。與蜀之巽。嶺浙之補陀。山西之五臺。楚之太和。兩河之王屋。並峙宇內。為方士高衲。騷人墨客之所快覩。余曩叨使役。其於天下名勝之地。不遠數百里。皆往觀焉。顧於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九

諸山有至有不至。自罷官以來。萬慮消歇。獨耿耿為懷。以不見為闕者。獨王屋一山耳。家居七年。始得遊雞足。同遊者二十二人。方休側。逕躋巔。踞石而嬉。分饌相食。自謂茲遊有絕累之意。忽聞林麓金笳。與鳴泉松風。相為嗚咽。比至。則王屋山人邢君。以贊山川來從吾也。君家本河南。熟遊王屋。偕余倚杖而升。至石壁崢嶸。則曰。此似王屋之棧。至嵩竇空峒。則曰。此似王屋之洞。佇叢薄。披銀榜。葉榆碧其盈。視雲霞。盱其駭。矚則曰。其王屋之曠哉。入丙谷。穿林樾。羲和不能信其時。勾芒不能一其令。則曰。其王屋之奧哉。攀石磴。响與猿狻而

文法入妙

風情

並披捫石門乎千仞。叩聖迹以徘徊。仰而歎曰。噫嘻。此其王屋之所無也。於是鑄我大壘。烹以五鼎。余曰。止。金仙之教。食不求美。醉則亂性。矧禹惡旨酒。孟邱聞聲。今既挹沆瀣於天端。飲清虛之勝氣。又烏用炙以爲甘。醲而爲渥者哉。君乃屏鮮肥而饁溪毛。罷齊瑟而怡咲鳥。已而夕嵐在山。寺磬遞響。谷緬白雲。人亦就睡。君乃與余篝燈。淪茗。依袈裟大石而止焉。余問之曰。觀子之器。允宜大受。而不卑小官。殆假住而遊者乎。君曰。應舉不得。一第思爲萬里之觀。以畢初志。云爾。今將躋太華。登岱宗。觀溟渤。求吾廬而止焉。時東方未明。紅旭方吐。憫

烏免之推遷。慨滄桑之易邁。乃歌曰。

天宇浩浩兮。蕩其無垠。山岳列峙兮。揮乎崔嵬。烟莽迴互兮。峭嶠嶙峋。形雲斐疊兮。寂其無人。仰冲天之控鶴兮。思飛錫之應真。陟降信宿兮。凌彼星辰。危崎嶇而著足兮。罡風正而忽躡。羌中天而懸構兮。闕縹緲以離塵。倘石扇之鉤開兮。吾得遣有而爲賓。眾香馥以揚烟兮。漱玄玉之芳津。廻揮手以長鶩兮。世車非子之等。偷渾色空以冥觀兮。庶合轍於大鈞。

遊道臚目已奇。由絕累而遇假住。因雞足而補王屋。借賓定主。文境之妙。殆如羅浮兩峯陰晴對峙。用韻

處尤逼真六朝

耦唐汪庚識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七

送唵山楊太守考績序

李元陽

三代下  
流于愈  
前朝代  
亦於天  
此段設為  
問答寔處  
虛寫

大夫唵山楊公為大理三年而郡大治。明年上天官考績。山夫谷民接踵入城市。願一覲大夫。而以紓其思。且詣士人而請曰。余郡十易守。無如今守之廉而仁者。乃若其績。天官悉知之乎。夫自大夫至。而吾鄉閭雞犬甯。我民罔訟矣。天官知乎。曰。否。自大夫至。而樹藝被於岡。陵。斥鹵可田矣。天官知乎。曰。否。自大夫至。所晴而旭。禱雨而澍。若農時矣。天官知乎。曰。否。自大夫至。而遂郡有卻金之吏。天官知乎。曰。否。自大夫至。而費不損民。恩至數。獨危者以安。偷者以瀟。士專其業。工賈坐肆。天官知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七

二語觀政  
之要千古  
不刊

乎曰。否。然則奚為而考也。曰。天官以稽會簿書。第其勞績矣。問者。輒然作曰。欺余哉。余目覩十易守。其於稽會簿書。奚不能也。奚必今守。而以此第之哉。李子聞之曰。嗟哉。觀俗於國。難。觀政於野。易。不其信乎。夫士所謂績。非績也。民所謂績。固真績也。天官之考。乃不於其真。而以績為憑者。勢使然也。且夫政莫難於無訟。道莫大於格天。節莫潔於卻金。慈莫普於卹鰥。之四者。公皆有之。郡人皆知之。山夫谷民能言之。然而不書為績者。難書也。天官不之考也。蓋視蔽則眩。形俗同則忌。異昔者。荆人抱璞。則而不售。仲尼飯黍。侍者哂焉。久矣。正賞之不

若網在綱  
有條不紊  
前路乃不  
病于鎖碎

三代下西  
京而外四  
善二十七  
最皆不得  
已而為之

以古語唱  
歎作收低  
徊不盡寓  
箴規於含  
蓄亦不盡

見於天下也。而況巧言飾貌之習。雜然並興。天官何從而辨其真也。是故立制以待中人。考其所易見。示其所易能而已。余故曰。勢使然也。勢成。習習成風。斯天下相期於稽會簿書之中。而大夫乃特立獨行。後其法令之所及。而急其法令之所不及。宴然中堂。而坐使四州三縣之民。曉然得其意於頤氣指使之外。噫。示民以政。入人淺語。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周禮之法度。大夫之謂與。

以士民天官為緯。以李子為經。曲折奧衍。波瀾壯闊。  
耦唐汪庚識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按志楊公名仲瓊。洪雅人。進士嘉靖間任。寬平樂易。民不知刑。遷陝西副使。後祀大理名宦。

三代下西  
京而外四  
善二十七  
最皆不得  
已而為之  
以古語唱  
歎作收低  
徊不盡寓  
箴規於含  
蓄亦不盡

見於天下也。而況巧言飾貌之習。雜然並興。天官何從而辨其真也。是故立制以待中人。考其所易見。示其所易能而已。余故曰。勢使然也。勢成。習習成風。斯天下相期於稽會簿書之中。而大夫乃特立獨行。後其法令之所及。而急其法令之所不及。宴然中堂。而坐使四州三縣之民。曉然得其意於頤氣指使之外。噫。示民以政。入人淺語。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周禮之法度。大夫之謂與。



陪筆超逸

條目

得一折筆  
元岡身分  
乃出

二賢確切

然則稱馬  
大夫亦非  
泛泛

代送元岡馬大夫之任序

李元陽

客有出蒼洱圖視予者。予訝之謂霄壤間有此奇山水。所謂奧區奇甸者非耶。其谿谷巖石之奇詭。即畫所未盡。固可想而見。令人欲棄百事。往遊乎其間。嘉靖三十二年。重慶元岡馬大夫。以兵部郎中出守大理。其山點蒼。書載史臣崔佐時。與雲南王會盟處也。其水西洱。河水經載葉榆河者是也。是即圖所得之郡也。予為元岡喜甚。或謂予曰。元岡能文辭。人望其內。充史局外。典學憲大理。遠郡處非其宜。元岡其不憚矣。予曰。西漢良史。莫如司馬子長。善賦莫如相如。二賢足跡遍天下。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西

而後其文益奇。雖其才本天縱。而山川風物。固有以佐之。矧子長嘗游昆明。相如亦游若水。昆明若水。皆大理近地。然則充元岡之文辭。以進於古人。將不在茲行乎。余聞之人。由地佐地。以人重人。自昔守山水郡者。惟詞人為雄。蘋川以柳。西湖以蘇。然惟有政。其文益傳。有文而後。其地益顯。語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貴有政也。元岡茲行也。可以觀其政焉。然予從元岡遊。非一日矣。望之而風儀峻整。即之而襟度清曠。聽其言則愷悌和平。蓋善人也。夫善人德之聚也。以善人而為邦。彼民亦有利哉。予知蒼山不增而高。洱水不濬而深。其在茲行矣。

排句淡而  
彌旨

治功與蒼山並高○惠澤與泃水並深其在茲行矣諸大  
夫曰然令書子言以俟

按志馬公名麟重慶進士嘉靖間任性秉清白務行  
仁惠乞養致仕後禋祀名宦

文境亦似潁川西湖

由山水說到文詞由文詞歸到政事卓有次序有體  
裁有斤兩即在唐宋八大家中亦當獨步一席後學  
許憲謹識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五

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達人觀之。若  
且暮耳。茲非所謂無量壽乎。然則黃髮兒齒。期頤耄耋。  
與蜉蝣何以異哉。夫人之所以欲壽其身者。豈非以身  
爲我有乎。然以身爲我之所有。則可謂身爲我。則未也。  
夫耳目口鼻四肢百體。塊然器也。而非性也。視聽言動。  
雖出於性。然非性之體也。蓋交於物之用也。此皆與氣  
同盡者也。性也者。靈明獨照。與天常存。不以少而盛。不  
以老而衰。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亡。故曰天命也。此則  
所謂真我也。而世之人。往往執身爲我。於是得失交於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六

前。憂喜躁乎中。汨於其情。冒於其身。而所謂真我者。茫  
乎不知爲何物。豈不大可悲哉。成都太史先生。寓螻川。  
今壽登六表。仲冬之朔。爲初度辰。從游弟子輩。欲稱觴。  
屬余作文以爲壽。余曰。先生以文章魁天下。以文章敘  
後學。請以文喻夫文者。理義之發越也。理義無形。因文  
而見。理義也。然則真我無形。因身而見。有我。也。謂文以  
顯理可也。謂文卽理不可也。謂身以顯我可也。謂身卽  
我不可也。文學之壽。以劫計。劫壞則變。而理義不隨。劫  
而變也。客起而問曰。詩書所稱於所尊親。往往以壽爲  
祝。夫豈不知修短。應蜉蝣。而顧以此願之。余曰。壽天形也。

形則陰陽五行司之。可以人禱。故臣爲君禱。子爲父禱。少爲長禱。盡心竭力以冀萬一云耳。若所謂真我之無量。臣雖忠不能以之奉其君子。雖孝不能以之與其親。幼雖愛不能以之讓其長。是故祝願不及也。雖然。既祝其壽祺。既願其難老。則其諷動之機。亦自有在。將必謹六用之戶。牖調五臟之役。使耳目聰明。玄達而省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脈絡甯定而不泄。精神內守而不馳。若然。則真我卓然而立。望於往世之前。視於來世之後。尤不足爲也。豈直百年旦暮之間哉。然則詩書所稱壽考。蓋其徵矣。有身云乎哉。余居隔千里。不能從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七

羣弟子之後。謹以壽說質於先生。先生備入無窮之門。以至無量壽之域。某也願爲之前驅。

每爲升庵太史作詩序。壽序皆爲談道入微之言。人爭賞其元妙超悟其實。仍不離知命耳順從心所欲。等年譜耳升庵當日名。高中溪不復矜才數典。俱是前賢相識處。耦唐汪庚識

此項刻書在冷宮文庫內。凡刻書用紙皆用此紙。其紙質極其粗劣。不特其質粗劣。且其色亦極其灰暗。其紙之粗劣。不特其質粗劣。且其色亦極其灰暗。其紙之粗劣。不特其質粗劣。且其色亦極其灰暗。

送趙學使參蜀政序

李元陽

嘉靖三十二年春以雲南提學使趙公陞四川右參政  
客有謁余者曰趙公負一代詞章之望學術儒雅淵源  
六藝觀其為人蓋長於文者用之於學校誠當其才若  
參政之職理六府治穀貨司水土以養民為務夫人各  
有能有不能昔伊尹之興土功也長脛者使之舂鍤強  
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偃僂者使之塗地任  
使效技各盡分而立功焉若公者薦歌聲於郊廟施典  
策於朝廷乃為當器今茲之遷母乃枉其文而非其  
宜乎余曰不然文也者隨時而發隨寓而形不必皆詞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六

寫得文如  
此其大却  
不是談天  
雕龍

又就益州  
財賦寫出  
財賦之文  
與切奇巧  
極矣須看

章也是故禹以平水土為文益以刊草木為文稷以教  
稼穡為文契以正彝倫為文故凡經紀大事彌綸治效  
皆名曰文然而禹益稷契之事君立言其得稱為文者  
炳炳烺烺見於詩書可考也謂之文詞可乎顧其所以  
為文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公今參巴蜀之政得為則  
阜茂廩籍和鈞關石不得為則箴詞規視以告司農劑  
今邊餉不支東南告匱中原之所仰賴將不在益州矣  
乎夫益州之險財賦之府也其人則長卿淵雲觀其賦  
蜀都則今日之物產食貨當與古所云無異是宜得儒  
術之臣搜採圖籍上下古今持摭利病以權國用向非

倚撫利病  
入字何等  
注目

是規是諷  
意在言外

老於文學者其誰宜為公膺是選當宁蓋有深意焉公將為禹益稷契之文乎抑為長卿淵雲之文乎惟公擇而取之非陽所能預也

文體中之有色澤者

中溪先生詩多宗白蘇於七子中當讓張楊一籌文則以史漢入以八家出與禹山卯山二公適相伯仲惜年久鐫板無存即葉榆人士收藏抄本亦鈔揆先借獲李禹門樹崙藏本一帙不圖遺失怨艾莫追茲復力求禹門竟得序記文一本亟為選刻以公同好且誌予過云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充

滇南文畧卷六序記文一本亟為選刻以公同好且誌予過云

滇南文畧卷六序記文一本亟為選刻以公同好且誌予過云

大理為郡。雄於滇西。蓋南詔故地。據滇之上游。西控驛國。北制吐蕃。聯山為屏。巨澤為襟。即稱奧區。而賓旅川至。故自設郡以來。綰銅章而稱太守者。皆尚書郎發軔。曹省識高學博。明達治體者。然後為之。及其蒞治。率皆尚威貴猛。厲聲變貌。謂董遠民之道宜爾也。然而政日察。而民日離。今日繁而民日擾。刑日急而民日玩。於是弛察以翕離。省繁以舒擾。緩刑以救玩。然民格其貌而不革其心。從其令而不從其術。信其昔而不信於今。何哉。為其示民以外。而不由衷也。嘉靖間。分泉孫公以真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定守補此邦。始至之日。寮屬傾耳。謂將有所諭也。而公不之諭。百姓延頸。謂公有所誠也。而公不之誠。則見淵默虛襟。坐於堂上。事至而應之。剗然切於幾宜。訟至而斷之。犁然當於人心。不務察而物無遁情。不繁令而事皆就緒。不尚刑而頑梗誓伏。行之期月。湖山內外。旌倪士民。曉然知公之心。如赤子之於慈母。有所恃而得以自安。昔之挾官以侮民。情點以規取者。皆無所施。其巧矣。嘻。果何道。以至此哉。亦惟一念之至誠。惻怛為之根。抵云耳。語曰。科條備而民有偽態。言語多而行有不掩。詎不信乎。嘗論循吏。在漢僅稱六人。黃霸在三公之位。

三言扶盡  
治弊

此對中風

此種作用  
非王沂公  
之志不在  
温飽范文  
正公之做  
秀才時便  
以天下為  
已任斷斷  
不能  
一落千丈

強

一轉又有  
迴風舞雪  
之態

信然則才  
雖多亦不  
可以言才  
耳  
點晴

其斧藻皇度不為不重而列於循吏西京人材之盛彬彬多文學之士亦有嘗為守令者甯列於儒林而不列於循吏其慎重循吏之選有如此蓋治天下未嘗乏才求其至誠惻怛以出之則難其人耳今去西京千數百年文法益密民俗益偷於此有能以至誠惻怛為政如我公者豈易得哉孔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忠之云者至誠惻怛之謂也秋七月吉公述職北上諸縉紳設祖帳餞公於郭門之外欲余有言因序以為贈

由哀卽至誠惻怛卽孔子所謂行之以忠說來平淡非有大學問本領不能然則太守亦循吏選哉

韋唐

慎南文畧

汪庚識

卷六

序

三

按志孫公名纘綿州進士嘉靖間任

公字... 益密... 循吏... 文法... 民俗... 忠之云... 秋七月... 諸縉紳... 設祖帳... 餞公... 郭門... 之外... 欲余... 有言... 因序... 以為... 贈



線索不舒

大落墨

送太和令劉君遷守順州序

李元陽

蜀雅雪峨劉侯歌鹿鳴起家授吾太和令以忠信自持甫及三年遷順州太守邑之民懷侯之德攀留無從也其為士大夫者相率賦詩餞之以泄吾民之私而以手簡授余序余曰昔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觀焉懸水三千仞圓流九千里魚鱉不能近鼃鼃不能居有一丈夫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流止之曰難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能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忠信及吾之出也亦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自私所以能入

真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此段正如  
王景畧捫  
虱而談旁  
若無人之  
慨

疆項令復  
見

而復出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猶可以忠信之身親之況於人乎夫自諂諛奔競之俗成天下靡然從之魚爛河決不可救藥君子每為之太息其間雖有自好者欲挺特有以自異然大吏挫之行輩忌之來求而不得者譁之左右前後無非此習雖欲自異卒不可得而異矣嗚乎世道至此其為險巖豈直懸水三千仞圓流九十里哉有若吾劉侯其所謂丈夫者乎侯之宰吾邑也自蒞任之日至遷秩而去一以愛民為主始終一念惟知有民而已政務宜於民者上官曰不可已必曰可有弗宜於民者上官曰可已必曰不可有側目於旁而不顧



嘉靖三十八年冬。升庵先生由廬至滇。涉路三千。歷四  
十日。澆浙夜衣。成詩百餘首。題曰七十行戌稿。寄某命  
序之。某既卒。業乃以書復先生曰。存乎人者。有不物之  
物焉。老而不衰。窮而不躓。厄而不憫。人鮮能有之。讀先  
生之詩。則此物勃然躍於吾前矣。夫老則衰者。形也。窮  
則躓者。勢也。厄則憫者。情也。曰形。曰勢。曰情。皆物也。遷  
變而靡常也。彼不物之物。老而不能使之衰。窮而不能  
使之躓。厄而不能使之憫。歷萬變而不變者也。古之聖  
賢。疏食飲水。夷狄患難。其樂不改者。用此物也。先生之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西

於詩。其有得於此物乎哉。夫以顛童齒豁之年。憔悴間  
關。人不堪其苦。猶有忍於殫脅。不使甯處者。是誠何心。  
而先生之詩。才情之妙。韻勝調雅。昌如軒如。儼如。旣不  
類七十老人語。又不作羈愁可憐之色。此非所謂不衰  
不躓不憫者乎。士之以文詞自命者。曰是可以不朽。某  
嘗病之。以謂文詞卽工。語卽有倫。謂之曰不徒作可也。  
而曰不朽。則未也。蓋不離乎物也。夫所謂不朽者。必在  
我有不物之物。外不變於形勢。內不變於識情。其斯爲  
不朽乎。編之外。能使先生不衰不躓不憫者。是其物矣。

幸有以教我。

此物失墜久矣惟不朽者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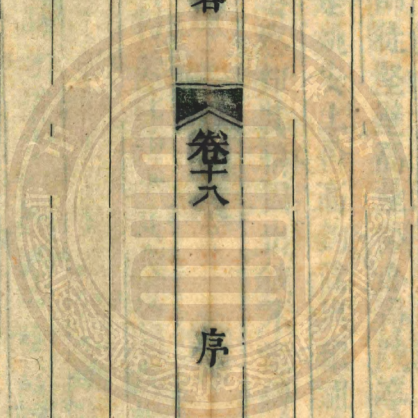
李元卿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夫聖人矣雖不朽自也

副使魏材楊公平武定諸夷序

李元陽

一路芒寒  
色正

嘉靖四十五年逆賊鳳繼祖陰結諸酋以武定叛大司  
馬呂公奉行天討維時材臣奮厲並興副使彭城魏材  
楊公以飭戎闡滄提兵從事矢鋒雨集炮聲雷迅百里  
之內原草為赤賊乃引去泳江而東眾謂賊既過江莫  
從踪跡山險逕澁木密巖傾凶危之機孰不寒心公偕  
盧公力主窮追深入其阻望影揣情知賊不遠益修戎  
器益簡師徒堅壁高壘勢必得賊卒之渠魁授首逆儔  
就戮先是姚安土酋高鈞陰與繼祖有約煽動箐夷為  
內應楊公察知其情因出彼不意縛詣轅門逆賊此時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折其右臂失望孤立魄奪魂消此則公之識見超卓炳  
於幾先者矣今當凱旋所至數郡胥慶以為凶逆既殄  
一道廓清固大司馬窮神觀化通幽洞冥之所致而楊  
公之敢勇當先算無遺策尤文人中之所僅見理宜標  
表以詔無窮於是大理屬郡文武縉紳之士問詞於余  
余曰昔者孔子在衛對其君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嘗讀魯論至此掩卷而思曰文武  
果二道哉及讀詩至文王之什一則曰伐密二則曰伐  
崇夫詩三百皆刪於孔子乃詠歌文王而獨陳其武功  
蓋嘗三復之而後得其說矣夫文王之事君子所必具

六起波瀾  
發前人所未發



平南集者紀武功也。夫司馬關西蘭谷鄒公開府雲南。削平夷寇。師旅之間。不乏文雅。或形諸吟咏。或見於品題。諸所著作。流傳人口。及凱旋之日。列郡大夫士。歌功頌德。或勒銘以傳。或鋪敘以贈。各言沾沐。庶庇之懷。不一而足。有儒生者。集而為帙。欲陽一言以弁之。陽既卒業。乃仰歎曰。天之愛下民。於氣數欲亂之時。當挺生弭亂之人。以預為之所。不然。生民之類。糜爛泯滅。靡有孑遺矣。吾南中郡縣。與蠻夷雜居。其負險阻。恃獷悍。以戕害生靈者。往往有之。然未有如鐵索赤石崖。獮獠諸夷。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文法古奧

慨乎言之

可見此輩

逆狀當日

已備

之甚者。嘗聞父老曰。此數種夷。初時盜取田禾。而莫禁也。乃盜野牧之牛羊。又莫禁也。則闖人之戶。而掠其有。又無禁也。則當孔道。殺行旅。而奪之貨。既而虜男女。要令賄贖。既而剖孕婦。烹孩童。初時二三十人為黨。既而千而萬。橫行州縣。造偽印。馳反檄。武吏戍卒。莫之敢撻。嗚乎。寸蚓穿隄。能漂一邑。尺烟泄突。致灰千室。南中夷寇之作。豈非務為姑息。不早防微之所致乎。公初下車。察見其狀。驛聞於朝。赫然振怒。誓不與此賊俱生。冬十一月。大奮其旅。直擣赤石崖。遂襲鐵索川。斬賊巨魁。擒俘巨寇。破其巢穴。焚其林鹿。第其罪惡之輕重。而生殺。





寫得出

姚安之鐵索箐賓川之赤石崖其間夷賊部落二十餘處長鎗勁弩流刼村屯二百年來為盜益熾殺人孔道之上不避旌麾虜士庶之家殖臨城郭蔓延四出莫之敢撓萬厯改元之冬兵部侍郎兼都御史鄒公兵備副使新都楊公出其不意提兵深入搗其巢穴斬首以千計賊黨悉平因奏置軍營以鎮之選可以治者得大理衛指揮陳君化鵬陞以都指揮體統行事領漢土官軍哨勇兵夫七百餘人駐守其地起建營盤灰燼之餘瘡痍之後萬山之阻豺狼之區鷓鴣夜鳴魑魅晝嘯壯夫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武職中有此人可為平城之選

掩涕戍卒銷魂殆非人所宜居陳君既至揚旌旗奮矛盾名麾下而誓之曰吾奉部院兵道之命蒐蕪兇孽願與汝等同甘苦同休戚汝不吾從法在不贖士眾皆稽首曰敢不惟命是日下令伐木陶甓名匠畫址彌月而廨宇完再月而廬舍具方其草創之初蔽木卧石豆雪飡冰乃君躬親撫字寒者給衣饑者與食卹其苦痛若在己身病則醫藥以救之死則棺殮以瘞之士眾感動不督而勤所以力半而功倍也於是陞降原隰相度土宜可田者田可樹者樹均給士卒俾為終焉之計然人情易遷非家室不足固其心捍勞忍苦非身先不足以



飲食燕會遊觀之事。君子不廢。然備非地則賞不永。非人則事不盛。非詣則神不和。非規則道不常。備斯道也。而後爲旅食之止乎。吾郡佳山水。環城之西。鬱然而聳。翠者點蒼山也。層巒沓嶂。烟雲覆冒。屏列諸峯。凡十有九。而溪澗稱之。騷人墨客之所歷。仙人佛子之所宮。蓄黛而泉。巋翠而石者。百里之內。無處無之。然躋陟不利。於者宿杖履。或間於風雨。此看山之樓所以作也。作樓者誰。吳夏雲氏父子。因其祖考之貽而修飾之。以與鄉士大夫同樂者也。樓在郡城中。西窗二十四。櫺施捲簾。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垂翠幕。雖近車馬之衢。然非其人。則不得入。故外望者以爲仙居焉。初夏雲以詩名。其子懋亦以詩名。父子愛山之興。百倍恒情。每出城至泉石之次。輒浩歌忘返。或暮夜爲巖城所闔。或爲風雨所阻。甚至數日不歸。後子懋以爲不宜於老人。因告父曰。吾祖之樓。西望蒼山。近在咫尺。枕席之上。無不得山者。何舍近而圖遠乎。夏雲曰。然。遂葺之。於是風晨月夕。卿大夫之賢者。相與登覽焉。披窗闥。俯闌檻。鶻冠羽衣。相顧而指曰。某某溪。某某童子時釣遊地也。某某某。某某盤某阿。昔之達人廬之。今或失其故矣。鶴雲之西。邱壑隱約。庶幾有隱君子乎。

原評  
編摩薈萃  
純以古文  
爲時文可

以登唐宋  
八大家之  
堂而規其  
奧矣不徒  
以序事日  
之

東俯泝水慨然歎息思唐喪舟師爲六詔所據今吾與  
子遭際清時得以禮樂教其子若孫以免於左衽者誰  
之力乎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比歲豐熟甯及婦子而  
吾與子得以致官於朝歸老於家而有此山之樂者又  
誰之力也夫利其惠而不知所自者眾庶也知其幸而  
不時其樂者貪夫也詩云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貴及時  
也然不思致身於理道不以貽善於子孫樂於身而憂  
於心未足訓也詩云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此吾與子之  
所宜力者也復有避席而言者曰今日之樂止矣夫勝  
以成賞和以表事謹以達志規勉以敦俗今日之樂止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原評  
通仙矣

矣。然無窮者山也。須臾者人之生也。彼以其無窮。我以  
其須臾。則悲喜相仍。其中燥急。雖坐於樽俎之旁。邈然  
與山不相似。見猶未見也。噫。抑知吾亦有無窮在耶。但  
未之思耳。吳氏大理人。夏雲名堯獻。仕至墊江令。子懋  
號高河。仕至階州知州。云云。今人不樂日民其窮貴矣。相

疎爽可喜

除其塵而不似浪自去。眾熱思厭其幸而

起勢挺拔  
仍自渾灑  
流轉通篇  
得力在此

送方伯左使獅岡陳公述職序

李元陽

自陽識獅岡陳公而後知天下真有以古道爲已任者。大樸鑿而大道隱。功利熾而士器卑。其來久矣。古之人爲儒而文章爲吏而政事。皆一誠之所爲。後世歧儒吏而二之。儒之所學有不能盡施於吏。吏之所治有不能盡出於儒。遂謂古道不可行於今。然耶否耶。吾于獅岡陳公深有所感矣。陽四十年前識公於場屋。讀其文。高古爾雅。而試官不識也。竄之蓋其志厭流俗文體之卑。直欲追蹤古人而不汲汲於一第者。此豈可與億億佻佻。急急求人知者比哉。旣而數歷中外。殷然有聲。陽聞之。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一

矣。卽爲使爲藩。參以至右使。四秩皆出南中。陽又得親見其行事。如申積貯之令。嚴保甲之法。稽民版而黠戢。定卒伍而役均。里供汰其濫。民徭去其甚。革浮靡以移風。諭喪葬以勸孝。增哨守而實旅。有依慎圖籍而文獻不墜。至於弭盜之術。禦防之方。莫不精思力救。上陳而下布。必求如先王之法。務底於有成。不苟同俗。姑塞目前而已。黎明視事。入夜不休。或戒其太勞。則曰。與其委成於吏。孰若躬勤以求自慊乎。蓋其心惟恐一夫之失。所如已致焉。而一切隨時俯仰。取媚求合之事。以爲深恥。其政簡而敬。和而平。以扶綱常。任名教爲本。其不可

原評  
古藻紛披  
發明董江  
都之真意

奪有卓然古遺直之風。所謂儒而吏，吏而儒者也。蓋人知公之為吏，而不知公之為儒。公知己之為儒，而不知己之為吏。何也？正誼明道，儒之事也。不謀利，不計功，吏之事也。故曰：公真能以古道為己任者也。萬曆癸酉，公當述職。其寮友參藩林公張、公卜公以陽於公，有一日之舊，知公為深，以書來命為餞語。陽因述昔所見聞，與嘗所感歎者，序以為贈。

綜論處經術湛深，條件處愷切詳盡，歷觀先生記序，率皆直起直收，古人之不肯輕離規矩如此。耦唐汪庚識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一

滇南文畧卷六序  
庚識

殊文真意  
發即董江  
姑蘇魯健  
風時

公真能以古道為己任者也。萬曆癸酉，公當述職。其寮友參藩林公張、公卜公以陽於公，有一日之舊，知公為深，以書來命為餞語。陽因述昔所見聞，與嘗所感歎者，序以為贈。

送思梅顏君序

李元陽

余昔在史館。見公卿中有盛德者。雖不及親炙。然私心竊慕之。時刑部尙書巴陵梅田顏公。以古道自命。不狗時好。私謂其必不爲時所容。大年張永嘉進廟議。大禮要畧。益稱上意。乃興李福達大獄。凡公卿臺諫。郎署異已者。皆引致罪網。謫戍削籍。士林一空。梅田公遂去位。識者爲之慨息。張以已意進劄。明日論百官。並勒致仕。自宰職而下。罷者數十人。永嘉至天津。獨得還位。時論顏公前事。不致此。亦不免。蓋深惜也。其爲公論所與如此。萬歷間。顏公之孫紹芳。爲大羅衛經歷。在諸幕職中。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吳

誦字下得有分寸

獨爲上官所禮。視州篆。斷獄徵賦。皆以平聞。臺院相繼屢加獎異。官秩雖卑。而聲譽藉藉。余里去大羅二百里。而近風聲。入耳。歎曰。尙書之誦。天下共知之。儀型當在子若孫。以今觀思梅。官在風塵中。而其志意風猷。猶帶洞庭雲夢之氣。爾祖之家聲。賢臣之流風。餘韻令人想見。爲之擊節。夫位至八座。例有廕官。而梅田公厄於忌者之手。然有孫如思梅之奮身特立。人雖忌之。天實祐之矣。嗚乎。士大夫立身。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吾於梅田有感焉。思梅奉差入京。賓川之縉紳。謂余嘗知尙書。微言爲其孫贈。余不辭。爲之操觚。

高義薄雲烟

丹崖莫公通職序

李元陽

明制合數州縣為一郡而建太守撫得以統馭之也  
 其考而郡縣一切巨細之事皆稟命而後決之也  
 太守之於州縣有師道焉然則州縣之政皆太守  
 云者非期會讀書之謂也其政在道而後決之也  
 廉潔立之謀則政不期留至是理斯謂也茲以法  
 束將操切於士以爲公者未矣海康莫公之爲  
 也可謂得之矣  
 德吏疏濶  
 公之不為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洞府雲夢之舞國之寶蓋其文之義其則命其  
 見爲之終仰夫位坐八座何有應言而後申公是於  
 者之斗然有孫如黑梅之香等公大人難思之天官  
 之矣嗚乎士大夫立身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吾於  
 有思高思德者若入京會并之續辨請余皆知而書



立竿見影

泰山巖巖

氣象

層層托出  
實則虛之  
極行文之

樂事

能吏察吏  
層層推勘  
乃見循吏  
之難

此則有漢  
代循良之  
風  
婉語解頤  
却是至論

再送郡守丹崖莫公述職序

李元陽

明制合數州縣為一郡。而建太守握符以統馭之。以上  
下其考。而州縣一切巨細之事。皆稟命而後張弛之。故  
太守之於州縣。有師道焉。然得其道者。或寡矣。夫師道  
云者。非期會簿籍之謂也。其身。在而人從之。儼然有頑  
廉。儒立之風。則效不期而至。是則所謂師也。彼以法度  
束縛。操切於上。以為鈐轄者末矣。海康莫公之為榆郡  
也。可謂得師之道矣。方公之始蒞也。伸冤抑。清囹圄。警  
墨吏。疏滯案。興教勸學。敦禮樹義。更僕未易數。此可見  
公之不苟於職矣。然世有能吏。或庶幾焉。未足為庶寮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師也。若夫下一令而眾聽悚然。竄一字而老吏吐舌。發  
奸摘伏。如見肺肝。此可見公之無微不燭矣。然世有察  
吏。或庶幾焉。未足為庶寮師也。若夫心存淡泊。故屬職  
莫敢利於官。志在惠施。故黎元得以保其業。出一令而  
惟恐病民。發一言而惟求省己。故有識者皆謂公有為  
己之學。而不可以聲音笑貌觀也。善乎陳伯子之言曰。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  
者為己。其學也為己。則其仕也必為人。其學也為人。則  
其仕也必為己。今因公之政。觀公之心。故知公之學為  
己之學也。史曰。太守吏民之本。吏民之從太守如草之

收繳有手  
法

從風水之從器也。詩曰：牖民孔易，言從上也。大理為郡，州四縣三，聯山阻水，里風各異。剛柔沃瘠，習氣亦殊。撫摩蘇息，莫不以我公之心為心。予故曰：公之道可以為庶寮師也。向使公於道無所得，則貌從背違，百姓有向隅之泣矣。師道云乎？余側聞庶寮之言曰：太守如公，何忍負之？故公未言而人信，未令而人從。雖七十子之服孔子，不是過也。為己之學在是矣。道凝於獨，信孚於人。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萬歷丙子秋七月，公當入覲州邑之長吏徵予一言為公贈，遂為之操觚。

牧令作民父母，太守為庶寮師，中翻二段文筆亦堅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勁不磨

耦唐汪庚識

補此一喻  
文氣乃踈

似此已經  
難得矣作  
者特用以  
為楔子  
三折跌醒  
揭出行道  
二字不惟  
為上下關  
鑿且與前  
篇師道遙  
遙相映  
如此方可  
以言保赤

夫三載考績則必課其績之最與劣以登名於吏部。謂之績滿官無大小莫不然也。若夫列郡太守古諸侯之位。其考績之典有非恒職給於供備而已。御史大夫觀其化導臺使察其讞。平。方伯稽其征賦。臬使廉其刑名。學使資其講肄。戎備覈其防警。而守巡一切之政莫不據之以為措施。申避之地。譬之作室。上官畫式。太守則運斤者也。為上官托諸空言。太守見之行事。其為績不可謂不難矣。下而屬州若縣。言不得其平。則有質成民不得其願。則有赴愬。上交猥如下。交紛如自非量足以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四

容敏足以辨。智足以周。勇足以決。其職有未易稱者。陽齒踰入十家。食數十年。事太守若而人矣。其於化導讞。斗征賦。刑名。講肄。防警。能容。能辨。能周。能決。克稱厥職者。非無其人。然謂之吏才可也。謂之行道則未也。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仁覆天下矣。余於此。有以見我莫公之績。有非流俗之所謂績者。公以萬曆乙亥蒞吾郡。今年二年矣。其撫吾民也。若慈母之於赤子。先其意於赤子之所不能言。而預為吾民圖之。吾民之困於供億。窮於力役也久矣。自二百年來。俛首承之。以至於頽斃。猶自以為分之當然。父而子。祖而孫。如在

筆端犀利  
名臣奏疏

所未達

此卽所謂

罔違道以

千百姓之

譽文筆描  
寫得曲盡

縱筆如順

風揚帆勒

筆如中流

砥柱

再照應再

陪襯法密

而氣疎

深一層更

高

井中宛轉以死。而不敢望井上之人。一引手焉。何也。以

世鮮知德也。夫德者。不忍人之心也。惟公有不忍人之

心。故節用愛人。已任其勞。慮民以佚。亦莫知其所自。又

慮後來之不必然也。乃竭盡心思。曲爲立法。俾四州三

縣之民。薄歛時使。而公私並濟。官免不均之訟。民免殫

力之勞。推斯政也。天下之平。不難矣。余故曰。公之爲績。

非流俗之所謂績也。夫禮義生於富足。供億力役。不以

病民。富足之道也。旣富且足。則於化導。讞平征賦。刑名

講肄。防警。猶水赴壑。坂走丸。特易易耳。不量而容。不敏

而辨。不智而周。不勇而決。皆根於不忍人之一念云耳。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聖

公考績回任。其寮屬縉紳父老兒童。迎公於郭門之外。

歡聲洋洋。謂予逸史。不可無紀。遂述公之行。道以爲贈。

當得起行道二字。送之迎之人。與文俱不朽矣。

按志稱莫公名天賦。海康進士。萬曆初任。慷慨有爲。

岳鳳之變。城守戒嚴。人情洶洶。適天賦覲還。調度有

方。百姓安堵。陞按察副使。後祀名宦。

滇南文畧卷十入終

滇南文畧卷十入終

滇南文畧卷十九目錄

序

明

通志序

禺山癸卯詩序

弁乙未鳴

序貴精集

贈雲撫鳳坪劉公西征緬甸序

贈雲撫鳳坪劉公東征羅雄序

石屏州舊志序

滇南文畧

卷九

目錄

丹鉛錄序

繩山俚言序

贈儒行冠帶金德宏徵君序

試田圖籍序

刻弘山先生存稿語錄序

皇極經世心易發微自序

素吟草自序

送毛直指按滇復命序

送李賓吾廣文高致序

南岳草自序

李元陽

李元陽

張合

張合

許鏞

許鏞

塗時相

梁佐

史旌賢

史旌賢

包見捷

閃繼迪

楊向春

楊忠亮

王元翰

王元翰

王元翰

未焚草自序

王元翰

送李懷劬之馬龍序

王元翰

贈江川李達生邑侯序

王元翰

德鄰篇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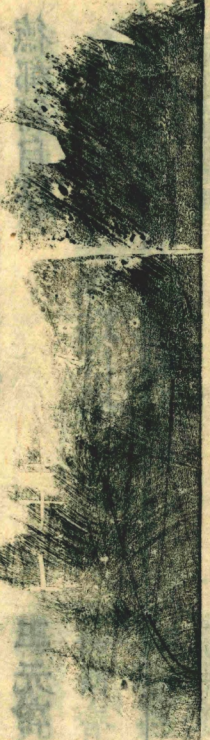
王元翰

淇南文集

卷九

目錄

二



淇南文集目錄

王元翰

滇南文畧卷十九

萊陽初頤園

兩先生鑒定

阜陽劉如阜小岳參訂

吳縣潘芝軒

保山袁文揆時亮

全纂

灤州李德輿筠厓評閱

蒙化張登瀛翹岱

保山袁文典儀雅論次

建水鄒有後蘭溪校字

明

受業

瀘西韋繼蘇  
蒙化徐翻

同校

序

通志序

李元陽

前史稱兩漢四履之盛。東樂浪。西燉煌。南日南。北鴈門。西南永昌。永昌在南中為遠郡。舉遠以見近也。漢章帝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一

元和間。滇池出龍馬。四白鳥。二。因徧置學校。漸遷其俗。由此言之。雲南在漢文約之所。漸被聲教之所。周流其來久矣。據兩漢書。武帝元狩間。置益州等四郡。領縣四十有二。其時循吏王阜。張喬等。十有二人。至唐天寶以後。邊無良吏。羣夷忿怒。始有割據之禍。宋室之興。棄而不取。二百年間。隔為異域。兩漢風猷。斬然莫繼。嗚呼。士生斯時。能不荒漏者寡矣。矧文獻哉。我高皇帝。恢復華夏。奠正區宇。置雲南郡縣。視兩漢有加焉。英帝命儒臣。用禹貢職方之遺意。為輿地一統志。而雲南之建置。至為明備。正德間。前輩括圖經為雲南志。尚多闕畧。隆慶

六年大司馬關西蘭谷鄒公開府南中首詢闕事。惟時方伯長樂師岡陳君學使長樂一水陳君以通志對。公曰：一方圖籍豈宜久闕。遂命有司以六十年來諸所損益約四十餘條徧布列郡。俾覈實以報。藩臬諸大夫謂陽齒居鄉右或識往事。因屬筆焉。頃之學使蒞郡。得以咨白義例。面承指授。然雖勉強操觚。恒以年終爲懼。會大巡侍御解州兼山侯公陽信振樓馬公新鄉養齋郭公相繼按蒞。皆蒙贊其決樂其成。事有不容中已者。乃遵一統志約其凡目。粵稽厯代史。山海水經。諸子藝文。汲冢周書。以明其疆域土貢之離合。采說文。通典。玉海。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二

鄭漁仲馬端臨之志考。以證其經營廢置之因由。遠取晉常璩南中志。唐樊綽雲南志。以及韋臯崔佐時徐雲虔所爲南詔諸錄。近取臺院司道興革損益兵饟經費。一切成規。攬撫野史。蒐訪耆碩。言有物而事有程。然後取法各省通志。張立題部。犁爲十有二類。而以事目繫之。治道莫先於域民。故以地理爲之首。庶政必遵乎制。置故建設卽次之。民財民力其道貴節。故賦役又次之。禦侮備乏其道貴豫。故兵食又次之。養士以成賢。育才以致用。故學校科目又次之。吏於其上而功德有思。生於其鄉而行誼可述。故官師人物又次之。祀典在所必。





禺山癸卯詩序

李元陽

癸卯詩者。禺山張子癸卯歲作也。是歲禺山子將謁天官除拜。未入京而返。貽書其友李子曰。仕以行志也。未必得志。詩以言志。而志卒信。且吾與其榮而喧也。孰若寂而樂。吾歸太保山。升明詩臺。唱咏嘯歌。畢吾志矣。歲稿子其序之。李子聞張子之返。其廬也。欣欣而喜曰。岸哉。世未有返而不善者也。及讀其詩。颯颯乎渾脫朴雅。有駿駁凌跨劉李之思。乃條然而嘯曰。嗚哉。其知返而不止。其廬者哉。夫功利之移人。翫好之喪志。均之爲害。誠知除拜之喧。而不知嗜詩之非寂。猶鶩焉。靡所底止。

滇南文畧

卷十九

序

四

也。文王之詩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美。誕先登于岸。夫人之嗜好。重濁莫如功利。輕清莫如文章。張子旣於重且濁者。覆其畔。援歆美矣。於去是也。何有。若然人見張子返其廬。吾見張子登於岸。

淡夷幽秀。擷子之精。

此詩志精以言志。而志卒信。且吾與其榮而喧也。孰若寂而樂。吾歸太保山。升明詩臺。唱咏嘯歌。畢吾志矣。歲稿子其序之。李子聞張子之返。其廬也。欣欣而喜曰。岸哉。世未有返而不善者也。及讀其詩。颯颯乎渾脫朴雅。有駿駁凌跨劉李之思。乃條然而嘯曰。嗚哉。其知返而不止。其廬者哉。夫功利之移人。翫好之喪志。均之爲害。誠知除拜之喧。而不知嗜詩之非寂。猶鶩焉。靡所底止。

禺山癸卯詩序

李元陽

嗟乎。詩以史冠。史以采碩。詩而弗史。乃言佻式。閑美奚貴焉。老杜之詩之所以貴於今古者。以采鞞而足史焉。爾今言詩者。馬鞭以上皆杜之云。然佻閑是前者。十恒六七。杜云杜云。言式云乎哉。禹山伯兄早厭時業。詩以杜志。至今秩踰乎三。然後言式肖幾。而史亦蒸蒸其邇。云。選出所鳴於乙未者。以示合。合謂其鳴之言之式。固一。而於兄近時所造。其可以為史也。則有大者在焉。是故言傳之賦。可以褒功。二虎之比。可以觀政。孔送之歌。可以憬畜。誰勸之興。可以惕邊。是四為史。史之大也。使

真南文畧

卷九

得如古之陳於太師焉。聞於元后焉。不幾乎為滇之風乎。褒功觀政四語。評禹山詩。自的確不移。足稱二難。

六子林云林云言先。平造禹山前。只早風和業。始以  
 貴。誠。林。之。精。之。以。貴。以。今。古。昔。以。采。鞞。而。足。史。焉。

夫古忘於言。次言而擇。多則下矣。生今之世。奚能忘言。言不能忘。又多以僣傳。是惑也。昔人言之集者多矣。疇克盡傳。故君子有言必擇。以冀擇之謹。有傳道也。然而耀積者。自采弗良。崇協者。交差弗宜。多多擇鮮。此實致之。升菴先生。目吾禺山兄。丙戌後。所為詩若文。慮其多而未有宜於擇者也。乃為擇為集。命曰貴精。禺山兄欣以受。曰子良於擇。雖十去八七。吾奚憾。故君子曰。觀楊子之宜於擇。張子之言。而見其明。而直觀張子之欣於受。楊子之擇。而見其悟。而虛。二子之可傳者。夫豈特其

滇南文畧

卷十九

六

所擇之言焉而已。

詞達理舉進於道矣。

夫古忘於言。次言而擇。多則下矣。生今之世。奚能忘言。言不能忘。又多以僣傳。是惑也。昔人言之集者多矣。疇克盡傳。故君子有言必擇。以冀擇之謹。有傳道也。然而耀積者。自采弗良。崇協者。交差弗宜。多多擇鮮。此實致之。升菴先生。目吾禺山兄。丙戌後。所為詩若文。慮其多而未有宜於擇者也。乃為擇為集。命曰貴精。禺山兄欣以受。曰子良於擇。雖十去八七。吾奚憾。故君子曰。觀楊子之宜於擇。張子之言。而見其明。而直觀張子之欣於受。楊子之擇。而見其悟。而虛。二子之可傳者。夫豈特其

贈雲撫鳳坪劉公西征緬甸序 許 鉉

鉉字國器石屏人嘉靖乙丑進士累官監察御史時諫官詹仰庇斃於廷杖人懼權璫莫敢近鉉伏其屍大哭上聞之乃命收葬出為江西副使剛方自持與巡按不合遂致仕歸

起勢如鷗  
鵬扶遙而  
上別具大

靖一方之難。以貽四海之安者。其千古英雄乎。夫天下  
一身也。一肢偏累。則全體不甯。受人間外之寄。而使羽  
書日聞。疆場日駭。以騷動及於天下。是誠有不能一日  
安於其心者。於是苦心焦思。深機曲算。激勵將士。以誅  
鋤兇暴。使屈強者。避帳席藁。面縛頭搶。而一時之人。莫

滇南文畧

卷五

序

七

先論形勝  
夾敘往事  
為下面克  
敵制勝張  
本

不長歌大什心。碣口碑以圖丹青。而垂彝鼎。此一方明  
受其賜。四海陰享其福之驗也。非千古之英雄。而能若  
是乎。則我大中丞劉公。其人也。今天下論邊患之烈。莫  
不曰黃砂磧之天驕。青海城之本耳。是皆舟車之可至。  
未足為難。緬甸者。思機憑為狡兔之窟。世濟其惡。王靖  
遠十三年。利執以致茅土之錫者也。亂山如沸。邃箐如  
井。不水而蟻蝮千鉞。不霞而瘴嵐五色。不雨而愁霖滴  
樹。不霄而苦霧常冥。今為莽噍哩據之。憑山斷之。險惡  
肆土酋之跳梁。則有百倍開國之初者矣。木邦等五宣  
慰。干崖等三宣撫。孟達等六長官。大侯等各府州安撫。



反覆贊歎  
無限景仰  
神情亦文  
噓之後勁  
也

敵不知所攻。攻而敵不知所守。公真老於籌畫而爲下古之英雄將歟。持革司木薦之兵。食肩挑臂負之運。以征窮邊絕徼之地。取捷猶尙如是。脫以戰艦萬艘。突車千乘。附之燕然瀚海之勒。何足道哉。論公功者不知當靖遠昭靖。誰某閒也。公蜀之重慶人。父祖兄弟名滿天下。天下論衣冠之盛。若秦公之賓客。踰老泉之家庭。師友莫有出公家之右者。而忠孝則其衣鉢也。祇今淮蔡功成。裴公應登輔弼。西賊膽破。韓公應入平章。吾不知滇人思公而尸祝。當何時已也。石屏士民感公再造尤甚。欲余以言達意。余明農以來。文字荒落。姑述其大概如左。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九

浩瀚疏古自是昆湖一派

按緬會莽瑞體於萬曆四年冬。卽結諸蠻爲亂。岳鳳乘閒襲干崖降緬。至十一年。巡撫劉世曾巡按董裕會疏請討用劉經鄧子龍大破緬師。擒岳鳳。十三年平羅雄斬繼榮。大臣任封疆事如世曾者可謂賢於長城矣。乃終以無知之蘇鄴覆覈劉天俸。旨功致削籍。同天俸李材均含沉寃惜哉。

世宗在宥之四十三年。某叨鄉薦。上春官道。經羅雄州。見竄夷載道。冤聲震野。訊之曰。羅雄土官者濬。被其子繼容所囚。凡濬之左右用事。悉加芟艾。州民驚疑。奔命四出。失其產業。不得不呼天號泣也。某扼腕曰。天子神聖。奸無巨而不誅。繼容敢爾耶。兵在其頸矣。已而抵京。寂無有發其事者。後二年。穆宗卽位。又後六年。今上卽位。新政兩番。人心稱快。亦無有一人談及繼容之逆。余歸賦畝。又經一紀。常喟然曰。何元惡大愆。得漏網於清明之時至此。昨歲客至林下。報曰。繼容就戮矣。某曰。孝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十

道之大資之可以事君。充之可以保四海。絜之可以平天下。固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也。者氏大悖。不容于世宜矣。然何以遽戮此防風也。蓋繼容猖亂以來。更撫臺者七。更察臺者十有二。更藩臬守巡者百有二十。畧無一人上片紙之奏。請一旅之師。以聲其罪。誅其人。明天討而正王法者。豈無說於其間也。惟以羅雄疆土。適入滇咽喉之樞。而繼容篡據。已負隅莫撓之。虎萬一舉。事不捷。全滇不復爲國家有矣。故甯悔不爲不悔。不止不然。曾征元江矣。罪人未必得。而徐布政已殞於賊鋒。曾討武定矣。渠魁尙未除。而張僉憲先碎於



寇手曾屯十萬於阿尼山矣。小寇猶安處而楊都司已  
維經於輜重之失。鄒司馬亦鳩彈於陷沒之多。是皆地  
阻偏僻尚不能成運手掉足之績。而況敵守要害亦何  
望收扼吭拊背之功哉。若我劉公風雨在其呼吸。宇宙  
在其掌握。甯肯休兵以招兵。而厭亂以養亂也乎。推其  
心故欲揚繼容弑逆之罪。昭示天下。然後整兵滅之。以  
朝食而後可也。獨念繼容二十五年之逋寇。內恃其固  
外恃其援。除之無漸。則內應外救。表裏受敵。故日夜摩  
畫。絕口不道羅雄一字。而整搦兵馬。專意西征。雖繼容  
跋扈亦容忍以益其疾。及驅賊莽而使之去。則去牽岳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十一

鳳而俾之來。則來鞭耿馬而欲之歸。則歸綏蠻漠而論  
之。輯則輯。招八百媳婦而領之。獻琛則獻琛。檄三百入  
渡而申之。堅壁則堅壁。繼容之腹心羽翼已盡矣。乃托  
以他盜。集兵於羅雄之旁。近且賞繼容之功。不異於諸  
冠帶之國。而繼容肆意大安。忘其身之於極惡窮克矣。  
始一鼓以登彼無憂之山。迅雷急電掩耳瞋目之不及。  
則平素所以經營。至是初何足恃也。而君親大倫。等於  
天地。忠孝大義。炳於日星。循之以保身全家。直可固於  
城郭矣。論及於此。見止乎不得。不止者。乃所以全天下  
之大命。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者。乃所以立天下之大。

南人昔稱諸葛天威。其斯之類也。與蓋繼容之惡浮於  
三苗。世宗末年。帝堯倦勤之時也。穆宗六禩。大舜舞干  
之候也。今上十四年。則大禹徂征之日。而我公適頌伯  
夷分北三苗之命矣。雖功成名高。而每一發兵。髮鬚爲  
白。識良工之苦心者。誰與噫。此爲東征記也。補之以續  
西征之序。

白塘觀察集中。惟駢體最佳。公之古文。亦有淘洗未  
淨處。大概性之所近也。然而氣息深厚矣。

郡邑有志。由來舊矣。稽往跡而信將來。備觀省而昭鑒。戒其關於地方風教者。非淺。屏故無志。何明興高皇帝。光撫宏圖。嘗面諭儒臣。纂修大明一統志矣。於時武功競耀。而文德未敷。屏尚淪於異域。其無志也。宜。肅皇帝中興。不緒。亦嘗詔執事。重修寰宇通志矣。於時議出廟堂。而括於省府。屏又僻在遐陬。其無志也。亦宜。迨至今列聖相承。重熙累洽。薄海內外。罔不家絃誦而戶詩書。卽以屏之人文風物。較之往昔。奚啻闢義黃。洵穆之氣。而登唐虞亨通之會也。是宜有志。而顧無之。則以居是

滇南文畧

卷十九

序

三

邦者。或執掌於簿書。而不暇及。或相視爲固常。而不致意。其取慨於識者。不已久哉。泰和蕭侯之來守吾屏也。歲當登阜。民用康和。深惟志乘之未修。大懼文獻之不足。爰開館局。廣集儒英。首取裁乎國典。次考據於府乘。或搜斷簡。或採殘碑。或品題於父老。或潤色於風謠。遂合衆善。編彙成書。始圖說。終藝文。而中爲官師。爲選舉。爲沿革。爲星野。爲疆域。爲節孝。爲營繕。爲戶口。爲賦役。爲哨守。凡一十三卷。亦可謂探極顯微。索周鉅細者矣。書成。侯出以示余。將付剞劂。余受而卒業。不覺興歎曰。盛哉。侯之斯舉也。久缺之典。成於一時。不刊之書。創自

一人斯其爲志也。豈徒托諸空言哉。志圖說則必思保境安民。以培一方之風氣。志官師則必思立綱陳紀。以樹三事之芳規。志選舉則必造士育賢。俾人文之振起。志賦役則必輕徭薄斂。圖家室於久安。志沿革則必斟酌人情土俗。而變通以宜。民志節孝則必崇重倫理。綱常而維風。以善俗。星野有志而歷象授時者。其敢忽諸。營繕有志而率作興事者。罔或逸矣。戶口有志哨守有志。而休養生息。設險除戎所在。多功時一陟萊玉而泛異龍。則必感武侯之遺烈。懷末束之故墟。徘徊而不忍去。所爲登高作賦。臨流賦詩者。烏能自己也。而藝文爲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古

益麗矣。卽余從諸大夫後。亦藉以景先民之程範。立後進之楷模。竊附於不朽侯之功。馮可泯也。敬用書此於簡端。

筆力情矯後半總承關於風教縷切言之氣亦樸茂

佐太和人字應台嘉靖丁未進士官參議

頗似子書  
中語

學力天賦  
一篇骨子

確是升庵  
身分

四語亦寫  
得恰切

古之君子宏搜徧挹達觀拓於無垠研蹟綜微睿炳極於無內故其學浩邈而不苑宥密而能疏始於博終於約融會貫通斯足以立言翊道為貴耳賤目者一滌矇曠此固有待於學力之精專而尤有賴於天賦之獨粹否則貴五車十乘之富者博之未周而或限於知宗去註離經之玄者約之無物而竟無所得夫孰能兼之吾師升庵楊先生峻發川嶽不世之奇氣復益以家學正傳自童子時擬過秦一論人已預知其不凡其所業一

滇南文畧

卷十九

序

五

目可為終身誦及登殿撰直史館聞見溢而考索真人莫能窺其際信兼學力天賦而獨領其全者也自流寓吾滇好學無厭著書自怡托江湖之逸思喻巖廊之宿忠翕功業之耿輝繼微言之絕響暇日著丹鉛餘錄摘錄流有刻本藝苑珍之惜其不多見戊申秋佐自司馬部奉使歸省度金碧之關樞衣於高嶢圃中先生以佐受教有年且慨後晤之難迺盡出丹鉛三錄四錄別錄附錄閏錄諸稿授之佐噫先生是錄豈輕授哉亦豈易見哉授之於佐固有深意而見之於世若待厥期一披閱之間凡天地造化古今世運人物制度文章俗好方

烘托處亦言有大而非夸

非升庵孰克當此

從天賦學力翻進兩層筆力警

快

著作之富實為有明一代所無

非夸

言以及於鳥獸草木之類細盡乎變矣其中為先生所闡明者又象緯諸編所未載山水經誌所未採子史說文禮樂遺經所未具博雅志士訓詁諸家所共由而未之察者先生直指其源而考據悉備引證互明持獨斷以定羣器固非鑿之以臆見附之以口耳者也是何其博且精哉譬諸星海浚源由崑崙之墟放之東下大而江淮河漢小而滄壑溪洫紆迴萬折汪洋不涸隨其所足皆可適於海非大而有本若是乎蓋先生所發者皆世之聰明所未發者也其所考者皆世之學力所可考者也發其所未發則見之者爭快考其所可考則從之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六

者不疑是錄其可以無傳乎佐乃刪同校異析之以類合而名之曰總錄捐俸以梓時上杭尹趙子一重夙慕先生之學率師生有識者督刻而成之廣其傳於海內奚直為丹緹之校勘鉛槧之爭麗哉先生在滇手著不止此有轉注古音畧古音餘篆韻索隱奇字韻古雋韻六書博證詩林振秀談苑醜翻古今詩選皇明詩抄四書表傳風雅逸編選詩外編拾遺墨池瑣錄古文韻語五言律祖唐絕爭奇赤牘清裁詞林萬選水經碑考異魚圖贊禪藻集滇載記滇程記諸書不盡梓於世佐因存其名以俟博學大方搜而廣之與茲錄並傳可也



原評

癸兀爭奇

癸兀爭奇

癸兀爭奇

原評

真奇氣

原評

奇文得此  
寫生光焰  
不減仍落  
到遊上便  
有結構

刻骨透髓  
劇心恍目

癸兀爭奇  
原評

且觀繩山俚言序

未見

雲南史旌賢

延徵

余入巖穴。澗矣。蜀李生訪我於叢桂之園。夫千里命駕者。何如人哉。寥寥千古。是為難耳。間出所論著。乞余言。

○就遠遊一〇〇之為下垣〇作

弁之生血汗才一顧而價倍。再顧而羣空。在驪黃牝牡之外。於余言何有。憶余辛巳出宰中川。生籍籍以文章鳴。試輒高等。已又以古文辭鳴。會戊戌。余復以分藩至。稱子若婿。經師。生咄咄負奇氣。每抵掌。劉蕢之不遇。未嘗不歔歔罷酒。然生髮漸短。而心益長。好古不厭。喟然曰。吾何以一第為。毋忘吾所論著可矣。夫屈平廢而騷成。孟襄陽死而詩作。豈異人任哉。益發憤。下帳上下千。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十六

百年時時從播紳先生遊。或雕龍揮灑。或倚馬應酬。其文俱在。若山陰雪夜。沁人肌骨。望之冷然。又若驅車大行。歷險角奇。而轂不摧。令人神王。且遊道廣。自今猶步輒也。蜀去余洎四千里。而遙生髮亦鬢鬢短矣。游何壯乎。即不必楚其聲為。而五言偏長。襄陽生何遜焉。夫士居恒攬纓。自許。率虛矯。跡弛。高談漢魏。求當於古之人。又論著不已。出率好彈射。以為亡奇。否則見謂臨模耳。乃伸紙濡毫。輒口噤目眩。不識漢魏為何語。若耕牧豎。然惡在其為士也。生即不得志於時。而咄咄負奇氣。且遊道廣。自今猶步。未見其止也。余津津日望之矣。



千里求正其奇氣可驗文亦曲繪其生平佩強如見  
以遊道爲運掉更覺周密 神州歐陽道瀛識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九

尺蠖豈爲蟻封其巢其風密  
千尺來五其奇餘皆解文來曲餘其主平附遊故見

作者工於  
發端  
擬人伏命

贈儒行冠帶金德宏徵君序 史旌賢

以余觀於士之品紛如也。未有卓然各求其志。庶幾於不辱之誼者。金君德宏為士垂四十年。以孝友聞。一旦罷庠序之遊。用建儲恩例之冠裳。顯矣。其言曰。士修之家而獻之廷。得失何常。惟有聞於後者稱焉。夫一時軒冕若浮雲。掣電然。奈何輒以品士也。有是乎。徵君之善求志也。乃今之得志於時者何哉。結駟連鑣。旗鼓在御。沾沾為里閭光寵。顧稍失大吏歡。無不督過。以為磨礪。我不則三禩及之。而退又與時浮沉。無所表見。是兩失之也。孰與為德於鄉。若尼父之慨慕於隱居求志者。使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三

此種身分  
談何容易

流風餘韻。千載如一日。於不辱之誼為庶幾耳。必規規焉。結駟連鑣。而後可。宇內何時可為乎。試觀伊之耕焉。而隱。傅之築焉。而隱。尚父之釣焉。而隱。其出也。卒成格帝之勳。輝映千古。此物此志。是兩得之者也。不然為周彥倫之移文。殷深源之書空。所謂兩失之者也。徵君曰。吾言吾志而已。何至進退無據。以貽移文書空之誚為也。有先人負郭之田。以供饘粥。將為龐鹿門之躬耕乎。不則吾邑饒山水。誰得障吾遊者。將為孟襄陽之自適乎。否則北窗一枕。東籬一觴。將為陶彭澤之逍遙乎。孰與今之得志者。始乎震懼。而卒以消阻也。史子慨然久

擬人於倫  
何獨遺林  
和靖



見捷字汝鈍建水人萬曆己丑進士。歷官吏部左侍郎。公幼穎異。八歲能爲七言詩。選庶常爲。焦竑董其昌所推重。改禮戶兩科給事中。時遣中貴分出採金權稅。每中旨出輒力諫。章凡十餘。上有云開礦之害陛下。謂徒取諸山澤在礦使實奪取之。民民閒。搥擊入山者十二載。虎兇出柙者半。天下詞意激切。上震怒。謫貴州布政司都事。癸丑召入爲戶部主事。遷尙寶。卿尋晉大僕寺卿。公熟於憲典。公卿輒就諮訪。多所匡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三

濟出爲江西巡撫。戢宗人練軍實。甄流品。晉少宰之明年病卒。贈工部尙書。賜祭葬。

萬曆戊午滇闡論秀會侍御潘公攬轡至。綱紀其事。作人之效。煥然改觀。聞者滇人士先後鱗集。昆明廉得其二。迤道里疲露狀。慨然興愾。謂管子伯者。猶曰士首國之四民。不可使雜處。而令其言龐。其事亂。故聖王處士必於燕閒。誠慮之也。比歲黔士良病遠涉。業營公田。庶幾少瘳。今每飯未嘗不在牂牁也。方策俱在。豈滇黔一體而二視之。遂一意節奢廩費。哀若干金。購田若干畝。約三稔課。輸租若干金。以給全省。應比諸士爰刻田之

千古治道  
要言不僅  
有造於滇

一結神味  
備永

圖籍用識不朽。一日函書南浦。問叙不佞。不佞竊歎公  
澄清萬里。功績卓爍。非一。而此舉之大有造於滇人士  
也。語曰。一歲樹穀。百歲樹人。以滇渺焉。天末微聖。朝道  
化翔洽。士類蒸蒸。羔鴈成羣。制科之額。視昔浸加。乃士  
子。丁風簷下。筆陣詞鋒。譬之於戰。鹿鳴。鳴薦。目之爲捷。  
浸假。士不紛志於旅。資有彙。征於泰茅。皆作于公之醪。  
續以賈其餘勇。則其志開而神王也。夫然。故公之養士。  
爲造士。愛人爲知人。其樹風聲於滇者。意可謂宏遠矣。  
乃滇人士。宜何如祈嚮以報公哉。昔宋有饗士者。登歌  
四章。曰山。曰水。曰鴻鴈。曰松柏。而蘇子瞻。釋以勉士之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三

動欲難進。靜欲及時。爲學而志於得其道。至其論稼。又  
倦倦于完地利。識天時。耕獲有度。而津津稱古人之大  
過人者。在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要非區區博一第。  
明得志者。至今讀其言。凜凜爲俗學之戒。然則公之望  
我滇人士之得售者。想亦子瞻之深意也。夫千里比肩。  
累世接踵。士倘有意力。田逢年乎。宜益知勉學。以無爲  
石田。庶不負公矣。

養士爲造士。愛人爲知人。潘公能持大體。以人事君  
文之雅。雋足以傳之。

刻弘山先生存稿語錄序

保山 閃繼迪 廣山

儒之見嗤於世者。章句耳。英特之士。屬厭鞞。汗湯百家。詎不亦脫俗自命。迺高者。潤辭賦。卑者。資口耳。嘗試撮其進止。周折質之。朝誦而夕維者。一切不合也。斯其去鞞。悅作先合者。幾何。而傲言自命。爲由是。聲施國家。察情事者。翹然表樹。率功見言。信遇褒衣博帶。無當名實之輩。甚或反刺。豈儒者非耶。其所爲。儒非耳。當年累世之諂。弗見謂欺我矣。弘山先生。無書不讀。其由詞苑諫垣。而起官坊也。每不樂就。冥鴻高引。甯惟是讀書深。山迺官諫垣時。慷慨言天下事。首以端本立極。獻天子。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五

而阻交師。正。歷元薦。拔善類。抑何不遺餘力也。而居鄉。卽貧無負郭。顧絕迹公府。弗受餽遺。及採石病民。又趨當路。疏止之。如郡名議。正黜僭號也。金江議。開防叛。徼也。此其出處之際。何如。嗟乎。僅僅蠹魚窮歲。抱囊贖馥。自喜乎哉。予生也晚。未獲從先生遊。然聞諸里中前輩。又與先生之孫。遂初氏。同舉于鄉。更悉先生。蓋居敬守靜。博物有道之士。身心性命。立其大者。安必長守其官。爲功見言。信哉。語錄具在。千百什一耳。海內鉅公。往往見索。遂初氏。謀梓之書。來屬予。弁其端。予章句。晚進。何能知先生。顧頃襄老慈。事力。劇世俗。誦修。供設。諸惡狀。

壹遵儒禮以自範感先生先得我心幸莫大焉雖然先生秉禮喻俗而俗化予以禮自勉而俗齟識澆德涼何辭于先生第特闡先生之道以告來者

弘山之學從內邊做出外邊去廣山之文從外面說到裏面來

滇南文畧

卷五

序

五

陸真面來

弘山之學從內邊做出外邊去廣山之文從外面說到裏面來

報于夫坐策餘闡夫坐文獻以谷來香

坐乘賦能谷而谷分乎息賦自感而谷猶齋刺感何

壹誰論賦以自前題夫坐夫卦知亦幸莫大焉雖捨夫

皇極經世心易發微自序

楊向春

向春號野巖雲南縣人初爲諸生習舉子業久之棄去隱深山中究邵子先天之學歷數十年盡悟其秘遂能前知後遍遊名勝遇名人授以易學歸著皇極經世心易發微格物篇等書

運闡闢以成元會運世而巳者理與數而已是故數由理生理由數著也未形之初有理斯有數有數斯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推理理者太虛之實義而數者太虛之定分也故河圖兆祥伏羲因之而畫卦孔子因之而作大衍皆所以成變化行鬼神發明河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三

圖之數也自孔子沒後之言數者流於術而大義晦矣至宋邵康節得李挺之之傳著爲皇極經世書其命象自爲一家形於道卽太極動靜之機著於文卽伏羲奇偶之畫自無生有自有生無也夫無之生有者無極而太極也有之生無者動極而靜也或有或無天道之妙一動一靜太極之根往來相資屈伸相感資其器遂成天下之文感其變遂定天下之象故在天則有日月星辰雨風露雷以成其象在地則有水火山土石走飛草木以成其形在人則有性情形體色聲臭味也感應變化消息盈虛循環而巳焉是故以元經會以世經運大



非術家所能道

確指下手工夫誠無不明如是如是

而天地之始終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無不該貫。蓋得伏羲畫前之易而發孔子之所未發者。要其本旨。則皆原於易也。夫易一也。易之一。卽道之中也。中者。人之心也。故曰。天向一中生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所以爲先天之學也。先天之學。正其心。平其氣。無私於心。無反於義。義理融會。其道中正。卽物窮理而盡性。知天之學。亦在其中矣。易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生死卽太極之動靜也。不動不靜。不生不死。是道之一也。是以大衍之數。一變而爲七七四十九也。七變而爲九九八十一也。數旣極於九。又復於一。人旣生又

滇南文畧

卷十九

序

七

復於死。明其理。知其數。則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而萬物之得失。人事之休咎。皆可得而前知矣。此皇極之所由作。貫理數而一之者也。有志於數學者。不可不求其理。有志於理者。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靜何以哉。走自受讀以來。徒析其文。茫無所獲。靜養之久。一旦豁然。而前知之道。得其肯綮。觀象玩占。罔不應驗。迺敢折中微詞。多述舊聞。以理爲經。以易爲緯。輯爲六卷。名曰心易發微。凡造化之原。陰陽之妙。與夫卦氣之盛衰。聲音之倡和。體用之變遷。策軌之斷例。靡不備焉。昔人有言。理究伊川。數窮康節。如詣其極。則亦一而已。

矣。是書也。雖於邵子之心無補。而初學之士。亦可得而指意之大畧。爲觀物之梯航也。故不敢自私錄之。以求正於有道者。

書名載明史藝文志。當勝國時。是書凡三刻。兵憲棠山任公刻之。大理主政葵陽李公刻之。中書科太守衡陽鄧公刻於武定。詳鄧公序。此時滇中僅有抄本。蓋保山學博張鏡齋所藏也。鏡齋與野巖先生同里。亦好學篤行。士云。葛澹淵之泰律。楊野巖之易數。固吾滇兩異人。不可朽也。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三

敘四先生  
釋老潔

此段側注  
東方五柳

文局變換

此段又援  
引數作家  
拍合吟草  
亦是章法  
疎密相間  
處  
何等襟抱

千古以上  
惟賈太傅  
杜工部蘇  
長公能然

素吟草自序

古今饒有吟者。元放超絕。無如漆園叟。彼從崑崙頂上。下矚縱橫諸家。如蛙爭如蟻戰。惜當時未有解也。東方曼倩。能詼諧吟。使漢武亦嗔亦笑。意不可一世。而卒不露其旨。陶元亮。性恬而決。詩澹而遠。遇酒便飲。輒醉於王江州。若相識。若不相識。最癡最高。康節先生。月窟天根。靡不研入。皇極經世一書。內聖外王。渾然具備。安樂窩中。陶陶自老。周孔以下。何可及也。余髫年喜讀南華。覺眼界空幻。見籟逐者。小有得。自矜許者。則狹而睨之。然性愚直。不喜詭遇。慨世態反覆。以白為黑。變蒼為黃。

滇南文畧

卷五

序

无

不自含婉。而抱孤憤。以直之。以此齟齬於時。東方五柳。余甚媿焉。生平好異書。論詩論文。最厭平俗。昌黎以三諸作者。爽心豁目。非其所願。謂少陵可學。而至惟太白。僊才絕世。亘古無兩。及長吉飛卿。此等意格。宇宙間却不可少。是徒以管窺豹。而莫能以象罔得之也。性善飲。又。脫畧世事。逢人緩急。死生之際。捐棄前惡。不吝施與。天此。下士多知余者。然簿書刑名。非余志也。若夫軍國之利害。機宜廟堂之謀謨。舉動聞則憂。憂則慮。一得之愚。於國事未必無補。惜乎祇自知之也。嚮遊閬川。絕不道集字。謫楚攝蒲圻。逢督學魏公。稍出數語。夫吟而棄者可。

點染素吟  
筆意安雅

收拾莊邵  
心細如髮

一語勝人  
千百  
收得蘊藉

也。吟以抒其素也。頓忘其爲空質也。素而吟者又何也。行素而無不自得也。未敢作願外想也。自丁未迄今。人情牛馬。世眼青白。備經嘗過。境雖踟如。我自坦如。境雖蕭如。我自澹如。似於逍遙之旨。安樂之趣。微有解也。古之偉人。乘風雲際。日月勛業。在匡襄世運。何曾以文章表見。亦有隱居草澤。伏在下位。或有其具。而不得其時。於是洩之詠歌。宣爲議論。彼以爲世道雖不藉此人。亦見天地不虛生此人。爾此漆園康節諸叟。與禹臯稷契諸公。更千萬年。爭光於宇宙者也。惜乎余之有志而未逮也。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三

天地不虛生。可想見蓋卿學識之所養矣。文之絕類。靖節堯夫。不惟形似也。眉公四先生贊。則鳴夷子。魯仲連留侯鄴侯也。陳之四先生出處分明。豪傑而神仙者也。楊之四先生襟懷浩落。神仙而豪傑者也。竊擬一字評莊曠也。陶適也。邵豪也。至東方之矯已見於畫像。贊不可謂非西漢第一流人物。置之滑稽。毋乃過乎。先生曰。意不可一世而卒。不露其自。真卓論與。

每讀此文一過。恍如醍醐灌頂。另有一番境界。

送毛直指按滇復命序

毛公名堪  
吳縣人

王元翰

安邊徼所以安朝廷。譬之肢體無疵癘之患。則心腹享  
安和之福矣。國家建官。惟直指使最稱雄職。蓋舉安民  
全柄。挈而付之。然安之之法。亦惟是察吏治爲要耳。蓋  
牧馬者先去其害。驅羊者亟鞭其後。舍是卽雄矣。而民  
弗安。滇越在萬里。天日之遼。法紀之疎。道塗之阻。以故  
有司者。經其塗。狎其法。迂其天。非天性堅定。間亦墮其  
祓濯。吾觀它省。直指使若。澁若。漕若。屯若。茶焉。循流撫  
摘。吏之墨者。巧者。縱彌縫於此。必暴露於彼。民之蠹者。  
猾者。或脫網於此。終扞法於彼。計三年所按。凡吏若震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三

而竦焉者。惟一惠文之斧而已矣。惠文而可借徑鬪。捷  
誰復摧其鋒。而議其後乎。故他省直指。巧者。墨者。不數  
月。不期年。竟敗。滇則不必敗。卽敗亦飽欲而倦。飛時耳。  
而上焉。復以是非之謬。佐低昂之偏。於是乎干和而雨  
暘。蓋天於是乎召怨。而盜賊載路。滇之爲滇。譬則五石  
之瓠。其形魁然而中空矣。苦哉遠民。庸有安日也。且次  
毛公以三吳望族。初試吉郡。爲名司。李學術。醕正意氣。  
軒遠識者。業覘其爲公輔器。屬差竣。上加意遠方。拔公  
於籍。公從田間。捧檄。歷險到滇。講求民瘼。務得痛苦。而  
撫摩之。又目擊滇兵燹之餘。驚魂未定。殘喘初平。與小

大吏約捐滌煩文掃除浮費茹淡甘苦一意以安吾民  
大約寬於民而嚴於吏晉拙直而黜巧枉擲食墨而拔  
廉靜去衙蠹而却鄉豪其他如施劑掩骼禁淫詞葺輿  
梁諸善狀不及殫舉而諸大小吏奉公不言之隱睹公  
行事之實見其表裏初末勿雜勿二莫不澡心戢志大  
以束小小以束躬澌澤津津噓枯潤槁滇民之元氣復  
生機鬯孰匪公之陰植而明賜哉甲寅秋公及瓜將代  
滇之士紳愛公不忘問余一言爲贈余惟公之粹品如  
日月直聲如雷霆善政如雨露人人口之茲行也必將  
有飛章舉刺寄耳目於至公至正之流採月旦於曹好

滇南文畧

卷十九

序

三

寫明季光  
景十分確  
鑿

曹惡之外某某潔直揚之某某巧墨抑之某某不善事  
上官而民飲實惠必奪之羣吻之中而施以不測之榮  
若飲上池洞垣燭臙此又人人誦之服之雖然有進焉  
者方今主上養無原之局百工乘不繫之舟朝端角爲  
訟場如颶母四面而罔知從門戶堅於戟壘如野葛橫  
生而衆爲勝此其可慮更有什伯於滇者夫在邊徼則  
邊徼安在朝廷則朝廷安釋擔於外而秉衡於內公得  
無意乎

滿腔子皆愛君愛民之隱故隨觸而發俱見赤膽也

送李賓吾廣文高致序

王元翰

士有孤芳獨妍之行。其立意深厚。必不忍衆之爲穢。爲  
嫌也。乃品貴知希。而世多按劍。於是不得不軼類以爲  
芳。遺羣以爲妍。殆非芳妍者之心矣。孔子曰。幽蘭生於  
深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吁。蘭之品重矣。吾以爲若蘭者。  
其不幸而不以人。其抑幸而不以人歟。吾友賓吾先生。  
爲滇之廣西郡人。兄弟俱著名諸生中。出諭浙西。建德  
有聲。擢正甯甯士紳。于其行也。語以送之。正甯甫期。再  
擢澂江。授甯士紳難別君。有如建德。以予知己。丐數言  
以重其行。噫。縱不丐。余何忍辭。賓吾性倜儻。軀幹魁梧。

滇南文畧

卷五

序

三

接人以禮。遇事敢言。真心直氣。拳拳以廉恥訓迪諸生。  
其自繩以繩人大率如此。先是甯庠士習素號醇謹。當  
士流并設。士之不自振拔者。不無倒施。雖醇謹之過。亦  
積習使然。而振鐸是庠者。以途窮自畫。每身先奔謁。不  
顧爲有識者。揶揄賓吾曰。古人尙不可以腐鼠相嚇。此  
乃以聚溷相嘗耶。吾矚吾官何官也。此而隱忍。卽累秩  
至中書二十四考。其辱也不旣多乎。而且却遣改刺。條  
禁諸生之奔趨者。輕則飭辱。重則申聞督學。樊使君手  
其詳文。以氣節推重。勤之貞珉。用廣風勵。於是諸生恥  
心觸發。而士風爲之一變。假令司教者得人。皆賓吾。豈

不可培風俗作人才。備國家緩急之用哉。予不佞交賓  
吾在二十年前。里居復見此舉。又在二十年後。中間升  
沉折拗。不改心易貌。如百鍊金。彼分甘助貧。谿刻自奉。  
特其小小者已。夫人受天地之正。以生。浩然之氣。附以  
流行。至變理之正。入於邪。久之反以邪而爲正。不肖者  
竟詆歸正爲生事。甚且浸以蜚語。中以奇禍。以今賓吾  
所爲。通國快之。而其中有弗快之者。樊使君是之。而使  
君以外。有弗是之者。吾知其不免久矣。士君子一日肩  
風化之任。惟爲吾之所當爲。他何知焉。聞賓吾且決意  
還山。視雞肋如敝屣矣。入芝蘭室。與之俱化者。曾幾何  
足者。

真南文畧

卷五

序

語

人而蘭之當戶。必羣起而籜鋤之。我固曰。蘭具孤芳獨  
妍之德。其不幸而不以人。其抑幸而不以人。感慨係之  
矣。嗟夫。賓吾其抱芳妍而徜徉乎瀘源翠屏之間。奚不  
不養得恥。心出如何能有真。是非士習之弊。其害遂  
關於氣運。是在持風化者之先知恥也。





古人諫草多避人焚之懼。章君過也。余中年始第。叨史館。改諫垣。伏邸候命者二年餘。於國勢之肯竅。畏途之伏機。與幻師之繇索。有所窺破。而亦有所奇中。時同官者數人。志同道合。偶一聚會。談及時事。往往獨出雜呈。神飛義激。致笑者怒。者歔歔泣下者。歲乙巳。得從諸君子。後持筆侍天子。於是乎移批鱗犯顏之慝。爲覆窟剪翼之力。如食者病嘔。必欲盡吐之。而後已。蓋今上垂衣四十年。局面亦多變矣。二十年以前。上廟精。下任事。廟堂舉動。上下分受之。二十年以後。上深居靜攝。不示臣

滇南文畧

卷五

序

美

下以顏色。就中瑕稟。莫可究詰。以故上深於無原。不能不默有所向。而默向則授奸以梯。上藏於無形。不容不旁有所借。而旁借則張奸以隙。天子有厭易士大夫之心。而又不必然。其禍亂之說。宰臣陰行其便己之計。而又自逃於乾淨之地。善則歸己。過則歸君。勤攻主闕。開縱奸罔。讀其詞貌。骨鯁探其衷實。豁壑此杜。欽谷永輩所爲。臣子顧蹈之乎。余生平痛恨。誠不忍以彼易此。己酉春。讒言壘至。遂挂冠神武。暴白破囊。與都人士見之。因縱遊長河。南北大江。東南宇內名勝。半在襟袖間。而笥中疏草。亦散佚十二三。所至友人索覽。無以應。偶檢

所遺得若干首。夫寬於主德。嚴於政本。則茲草不必焚。以此効愚。卽以此興謗。則茲草又不可焚。古人其有以諒我哉。然士固各有所宜。余身將隱矣。焉用文之。終亦必焚而已矣。

可以規明季治體筆亦廉悍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三

李公懷劬攝守吾甯未期也。當事者才公題守馬龍甯之士民重別公亦如前攝師宗日師宗實僻于甯馬龍又不劇于甯何奪甯而畀之馬龍哉。蓋馬龍以兵燹之餘喘息初定而瘡痍未復視甯棘焉。此當事緩急輕重布之之意諸紳士于其行也問言于余余惟學者窮經致用統于根柢世儒不知經中有字仕祇梯榮自仕學分而體用敗非其仕非其學非而所以仕學非也。心術未真則學術不正而流害滋大。夫君子當讀書時見良吏有不慕焉者乎見酷吏有不憤焉者乎此一念好

惡幾希不容昧蓋千聖學脈而百王治本也。及夫釋躋登仕方圓蒼赤眯目焉。東西南北異位焉。則境轉而心變。故上者急之爲名高卓者染之爲垢潤。何怪乎循良如鸞鳳哉。居恒簡點二三良吏時苗爲富春令乘一特之官其去任也驅特留犢爲在官所生不使俱去。劉寵之守山陰也五六老叟自若耶山谷出泣別因贈以錢寵重違叟意人每選一大錢受之竊歎寵固非染而苗之所爲似微激耳。三代以還吏治艷稱漢室史謂何武爲吏守法奉公所至無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厥後當大議排巨奸抑莽爲大司馬以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

詞嚴義正。又置身家利害于度外矣。是故牧民者。與其爲苗爲寵。毋甯爲武。何者。爲苗寵。易爲武難也。河之發。星宿經崑崙也。澄然清也。泓然平也。及其過沙漠。陝汴。則清之而渾矣。下龍門。鬪呂梁。則激之而鳴矣。豈河之源未清。而性未平哉。惟返其所以澄然泓然者。而赫赫名根。刮削都盡。裕國潤民。取之而足矣。甯爲州編甲。不過三里。而賦繁于全滇。逃徙強半。公委守斯十。撫凋疲。若家人父子。見兩造訟庭。多譬解而出。未嘗指稽蹟而臆罰錢。未嘗借催科而快桁楊。和平之氣。薰人于聲音笑貌之外。以故民之喜者。親悍者釋。最稱政平。至役關。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三

宮墻則毅然必舉。弗踵前人之誘。而遺后人之難。此子見其任事之一班也。公嘗語人曰。不佞拙。誤處不敢掩。若立心爲不善。不曾帶此心腸。面孔來。噫。僕閱人多矣。于公信之矣。今甯之叟童。惶惶眷眷。不忍公去。尤願得似公者。以繼公之後。夫方去。乃爾去。後可知。攝守乃爾實守。可知。故繇前而師宗也。甯也。馬龍也。地繁不同。而官同。官虛實不同。而政同。政張弛不同。而心同。繇后而進于師宗也。甯也。馬龍也。地邊腹不同。而官同。官層繁不同。而政同。政巨細不同。而心同。心之所根。柢者然耳。其以是爲贈。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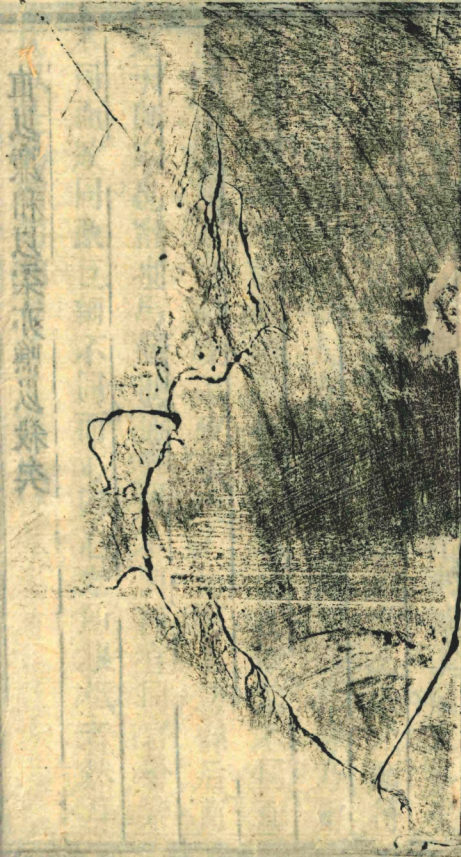
直以廉和以柔亦唯以殺矣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四



世是... 梁... 錄矣

滇去天日甚遠。士大夫之捧檄守茲土。率拂意規避以去。卽有志在四方。叱王陽之馭著。見道里之嶮邈。盜賊之充截。室家之牽累。與法網之疎濶。亦多舉初心而少變之。蓋地之能轉移人也如是。吏治不興。民生不賜。職此之故。而挺戈晝禦者。百十爲羣。所在見告。邇厥所繇。匪盡操戈者之罪也。古今之滇一耳。昔爲甯宇。今爲覆巢。昔爲樂土。今爲畏邦。固月異而歲殊矣。其底止將何似耶。維揚李公達生。少卽隆隆有大名。不儕齊俗。以巍科謁選。得巨津守。巨津無可守也。臺司賢之。委署黑井。

滇南文畧

卷十九

序

聖

自古才不勝任。無有不債事者。李公旣自視欲然。又時時以利民爲心。真可入循良傳。

井滋醴弊。而甯猶相習。嘗所司。往往甜其口。而哽其吭。致延折課額。公受事數月。杜絕一切餽例。而平其權。鍾得徵解如期。且曰。吾不遠萬里爲牧民也。奈何久處此脂潤。力辭之。會江川令缺。復委視篆務。至則濱湖一邑。寥落衝罷。公曰。治小則吾才溢於治之外。苟利民矣。安在必於用大。於是綜理辦章。一意以靜民息訟爲主。而輯流離。清驛政。剪抑豪強。寬猛疾徐。從實心實事。中斟酌布之。而神明敏捷。決訟如流。政暇則又取茂才之有志向者。開會命題。親爲點竄。其文差等下。上不厭煩。數至所自奉。則日惟費雲星湖一勺水耳。以故兩年來民。

此一段皆  
從前半聰  
痴伏筆出  
來

心愛戴士習彬彬不佞曾三接公顏色貌癯聰癩身不勝衣其淵然抑然淡然枝葉斬然而光韻自不可鬱遏竊私評曰夫夫古之人乎退而詢之邑之父老曰公如昨也詢之鄉之父老無異詢之隣封之父老無異夫學者讀書致用患不真耳真則靡所不真豈山川道里家室諸境地所能轉移哉公今滿三載考聲實乎洽人人呼祝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齊公聽而侈公才德其將有所重畀于公乎若曰重聽奪聽是惡審聰之不在于耳也夫世人總總也吾不知不足于耳目與不足于心志者其所關於世道之輕重巨細也者孰居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聖

惟李公之性情真是以吏治真惟聚洲先生之性情真是以筆墨真而寫得出李公之真性情真吏治也



德鄰篇自序

王元翰

躬自厚而  
薄責於人  
先生見道  
矣

己酉春子遭言未閱月拜疏出青門自歎任事之拙與涉世之難入山惟恐不深耳無幾何南北諸君交章引手或特疏或單疏或酬疏或索疏或數人而一疏或一人而數疏此亦從來被言者之異數矣區區庶幾之情不其揭然于天下乎諸君多夙不識荆之士其熱衷正言毋亦國紀世道所繫微獨為予一已也故諸君於予不任德余于譖者不任怨鋒鏑之叢集則忠信之未孚也辨駁之磯激則客氣之有事也矧取誇書暨頌言紛至而衡准之吾故吾具在夫復何尤雖然諸君不任德

滇南文畧

卷九

序

聖

而余不可忘德自今慎大于細慎微于著增修過于所至其德諸君者淺脩然世外絕口雜中束影銷聲于世為不足有無之人于已為不受寵辱之身其德諸君者深余當審所處矣用付諸梓以識一時之誼若曰德不孤而隣也則子豈敢故吾具在夫復何尤非天真獨得者不能作是語

